冬天的房間中，什麼都沒有出現。但你卻覺得有迷霧攀附上你，蒙住你的眼睛、限制你的行動。你感覺四肢逐漸僵硬、不聽使喚，這跟先前的記憶並不一樣。

然後你失去意識，進入誰人的記憶中。

一切感覺都很模糊，這一次不僅是不協調而已，你甚至不覺得眼前的一切有半點是真實，太虛幻了，虛幻的你忍不住疑惑，這是記憶還是幻象？

你看到一無所有的世界。甚麼都沒有，只有無盡的天空與泥石堆疊的土地。

然後綠芽在你腳邊出現，植物生長、樹木成林，四個女人出現在你面前，不知為何，你敢肯定那是初代的四季。

你看著祂們歡笑、看著祂們度過每一天，親如姊妹。祂們一起踏遍這世界，為每寸土地帶來不同的面貌，人類出現，興建起村莊，然後是城鎮。

春說，祂想回應人民的期望，成為他們口中的神祗。

夏說，祂想遠離塵囂，自在地生活。

秋說，祂想要建造一座城，引領人們向前。

冬說，祂想成為人民的一份子，跟他們一起生活，愛著他們。

一切看起來欣欣向榮，不斷變得更好。直到有一天，冬倒下了。

即便祂很快地醒過來，同樣的狀況卻一次又一次地發生，越來越頻繁，沉睡的時間也越來越長。冬天的區域在縮減消退，其餘季節拼命地試圖解決這一切，最終發現，原來是因為世界認為冬不需存在。

「別開玩笑了！因為冬天沒有植物生長、因為冬天只能帶來死亡，所以就要讓她消失？」夏說。

「我也不認同。她是我們的妹妹，我要守護她。這無關世界的意志──如果世界阻我，那我就滅了世界。」秋說。

「妳們冷靜一點。」春站出來，制止兩人。「這並不能解決問題，我們做不到，這也不是她期望的。」

「那妳說要怎麼辦啊！」夏激動地說著，衝到春面前，然後被秋攔下來。秋直直地看著春，等待她接下來的話語。

春沉默了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冬絕大部分的時間都陷入沉眠，在數月的沉睡後，祂又一次醒來時，睜眼見到春的那一刻，祂流下眼淚。

「我、我還不想就這樣……消失……。」祂哽咽著，悲傷將話語變得模糊不清。「想要跟妳們……永遠在一起……」

春沉默著，緊緊地握住冬的手，直到冬停止啜泣，又一次陷入沉眠。祂將額頭抵上冬的手背。

「會的。姊姊會保護妳的。」

你看著春輕柔地替冬整理好棉被，然後離去。接下來的一切在你眼前變成一幕幕畫面略過，三季集結起祂們的力量，製造出了奇蹟。冬又一次睜開眼睛，從此再也不曾睡去。

時間輪轉，春、夏、秋逐漸更迭，冬卻不曾也無法逝去。祂看著冬雪逐漸覆蓋一切、看著自己愛的子民不斷地死去，活著逐漸痛苦，祂嘶喊過、抓狂過，但一切未曾改變。冬天逐漸變成死寂的國度。

然後有一天，祂在風雪中看到一個即將逝去的孩子。

在那個孩子掙扎著向前伸展的手落下前，祂緊緊地握住了那隻手。祂抱著那個孩子，走出了冬天。祂經過的一切都凍結了，就連懷中孩子的聲息也逐漸微弱，祂一路走到春天，直到春的侍從出現在祂面前，將祂帶入春之季域。

那一代春封印了祂的力量。

「……這只是暫緩之計。」春說。「但至少妳走過的路不會再受嚴寒荼毒，冬天的擴散會被減緩，不過不會停止。」

「這是初代的請託，我達成了。」

「現在事情已經一發不可收拾，妳們的私慾讓季節的平衡傾倒。這我也無能為力。」

「那個孩子亦然。我的力量是枷鎖，沒辦法救那個孩子。」

「……但是眷屬的力量有時候會展現獨特的樣貌。妳可以嘗試看看。」

於是冬賦予這個孩子力量。冬的力量在那孩子體內交織，保住了那孩子的性命。

「……用沉睡來修復自身的力量嗎，還真是湊巧呢。好了，既然那孩子沒事了，妳也可以走了吧。」

但冬叫住了春，你聽不清祂說了甚麼，但一直面無表情的春笑了。

「『試煉』……真令人訝異，妳竟然如此配合。」

「好啊，那就來試試吧，力挽狂瀾的故事，聽起來很不錯。」

「有妳配合的話，事情就簡單多了，只要拿到那把劍就行了。虧我們之前還因為大概沒有人能夠近身妳否決了這個提案。」

「至於這個孩子……就將他安置在這吧。等他醒來的那一刻，他將在春天生活。」

「不過我倒是覺得……如果這孩子變成通過『試煉』的人的話，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故事喔。」

隨著春的話語落下，一切的記憶也就此靜止。

冬的記憶就到這了吧。你想。然而在朦朧感褪去的那瞬間，你看清了眼前的畫面。

千白撫著誰的臉頰，輕喃著甚麼。

……那個人是你。

怎麼回事，那裏的……不是冬嗎？

不等你疑惑，記憶便在你眼前碎裂，直到回歸現實。

你睜開眼，千白就在你面前。她就那樣靜靜地看著你，彷彿在等待著甚麼。你感覺喉嚨乾澀得甚麼都說不出來，疑惑讓思緒變的混亂。

但你還是得開口，你必須開口。真相就在眼前。

→妳是……

(無意義選項)

「我是冬。」她坦然地看著你，如釋重負地笑了。「就像你剛剛看到的一樣，我就從初代活到現在的那個冬。」

「是我的存在讓冬天蔓延，是我的存在讓人民死去。」

「我就是那個，正在並即將覆滅世界的災禍。」

→……

(無意義選項)

你不知道該說甚麼。你很想說甚麼，卻無法張口。

「我沒有想到，抵達終點的會是你。當初那個春所說的……一語成讖了呢。」千白感嘆著。

「我活了很久很久。姐姐們都逝去了，我的子民也全數覆滅，這感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一切是我造成的，我卻完全無法控制一切。」

「姐姐她們當初到底做了甚麼呢？我不知道。甚麼方式都無法結束這一切，我累了，但我無法停下。」

「我明明愛著我的子民，但為甚麼讓他們痛苦的卻是我呢？為甚麼造就苦難的卻是我呢？」

「……但沒關係。這一切即將結束。」

「結束這一切吧。見證我們的故事，並為故事帶來結局。」

你感覺腦中混亂成一片。你麻木地跟著千白走到大廳，那個溫馨的大廳已經變了模樣，跟過道那邊一樣銀白的樹藤爬滿了大廳，在大廳中間，一把劍靜靜地佇立在那裏。

千白站在一旁，等待著。那雙眼睛中只有釋然與溫柔，她站在那，彷彿這只是又一次地等待你選擇，就像這只是旅途中又一次的事件。

……你要怎麼做。

→(殺了她)

(通往結局1)

→(不殺她)

(通往結局2)